

歸

潛

志

歸

歸潛志卷十一

元

劉

祁

撰

錄大梁事○金正大八年辛卯冬十一月余居淮陽北

兵由襄漢東下時老祖母老母在南京趨往省焉既至

京師邊聲益急聞北兵阻荆江與平章政事完顏哈達

等謀縱北兵東渡將以勁騎蹴入江

案完顏哈達舊作完顏合打今改

北兵既渡皆殊死戰哈達兵不能遏遂帥八都尉退保

鈞州北兵襲之不進時朝廷憂懼不知所為然天下勁

兵皆為二帥所統倚以決存亡

案二帥指完顏哈達與伊喇蒲阿而言上文未

著伊喇蒲阿之名疑傳寫有脫佚

又命參知政事圖克坦烏登殿前都

點檢完顏重喜提兵扼潼關

案圖克坦烏登舊作徒單合典今改

九年正

月下詔求言于東華門接受陳言文字日令一侍從官

居門待言者雖多未聞有施行者蓋凡得士庶言章先

令諸朝貴如御史大夫費摩阿固岱戶部尚書完顏努

森等

案費摩阿固岱舊作裴滿阿虎帶完顏努森舊作完顏奴申今改

披詳可然後進

多為諸人革職百無一達者余時亦憤然上書且求見

口陳會翰林修撰李大節直于門余付之且與論時事

李曰今朝廷之力全在平章副樞看此一戰如何余無

可奈何矣時正月十七日也翌日報聞十六日鈞臺與

北兵戰酣會天大雪沒膝我師皆凍不能支轉戰良久

北兵復自孟津南渡與南來諸兵會我師遂大敗伊喇

蒲阿就擒

案伊喇蒲阿舊作移刺蒲瓦今改金史本傳云械至官山召問降否往復數百言但曰我

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見殺視此志所云就擒加詳而與大金國志所云出降迥異似獨得其實

完顏哈達竄于地穴中為所發見殺都尉苗英高英樊

澤中郎將完顏綽華善諸驍將皆死

案完顏綽華善舊作完顏陳和尚今

改京師大震下詔罪己改元開興為守禦京城計四面

置帥府置行戶工部和斯濟雅博斯納帥北面

案和斯濟雅舊

作和速甲博斯納李新帥東面范正之帥南面完顏實

舊作蒲速輦今改訥阿卜帥西面案實訥阿卜舊作富察君平張俊民張

師魯舒穆魯世勣分領戶工部事案舒穆魯世勣舊時

平章政事兼樞密使完顏巴薩樞密院副使持嘉哈希

用事案完顏巴薩舊作完顏白撒持二人奸佞無遠略

士庶皆惡之末帝信用不能斥去識者知其誤國矣俄

聞陷鈞州又陷許州許帥布掄死之二月陷陳州陳帥

紐赫努色爾死之案紐赫努色爾舊京畿諸邑所至殘

毀末帝在宮中時聚后妃涕泣嘗自縊為宮人救免又

將墜樓亦為左右救免御史大夫賈摩阿固偕吏部侍

郎劉仲周等詣北兵告和不從三月北兵迫南京上下

震恐朝議封皇兄荆王守純子肅國公某為曹王命尚

書右丞李蹊等奉以為質子于軍前擢應奉翰林文字

張本為翰林院侍講學士從以北北兵留曹王營中李

蹊等同具言彼雖受之待北援京城將不免攻明日北

兵樹礮攻城大臣皆分主方面時京城西南隅最急完

顏巴薩主之西北隅尤急持嘉哈希主之東北隅稍緩

丞相完顏薩布注之案薩布舊作獨東南隅未嘗攻時

人情洶洶皆以爲旦夕不支末帝親出宮巡四面勞軍
故士皆死戰帝出從數騎不張蓋縱路人觀余時在道
左欲詣陳便宜忽見一士捧章以進帝令左右受之諭
曰入宮看讀當候之余謂此時當馬上覽奏行事今云
入宮又虛文也遂趨去已而其事竟無聞北兵攻城益
急礮飛如雨用人渾脫或半磨或半確莫能當城中大
礮號震天雷應之北兵遇之火起亦數人灰死軍士又
自城根暗門突出殺傷甚衆總領富察古納高顯劉奕
皆以力戰有功衆庶推之

案富察古納舊作蒲察官奴今改

皆擢爲帥

使分守四面相接應時自朝士外城中人皆爲兵號防
城丁壯下令有一男子家居處死太學諸生亦選爲兵
諸生訴于官請另作一軍號太學丁壯已而朝議以書
生輩尪羸不任役將發爲礮夫諸生劉百熙楊煥等數
十人伺上出詣馬前請自効上慰諭令分付四面戶部
工作委差官由是免礮夫之苦平章巴薩怒諸生之自
見上也趣召赴部以緩期杖戶部主事田芝又分令諸
生監送軍士飯食視醫藥書礮夫姓名又令于城上放
紙鳶鳶書上語招誘脅從之人使自拔以歸受官賞皆

不免奔走矢石間又夜舉燈毬為令使軍士自暗門出
劫戰令諸生執役燈滅者死諸生甚苦之俄以燈毬未
具杖刑部郎中舒穆魯世勤以前戶部侍郎李渙代之
巴薩本無守禦才但以嚴刻立威譽夏四月八日始輟
攻下詔改元天興傳聞北朝有命令勿擊眾謂攻三日
不解城將壞已而城上望見北兵焚礮車眾皆以相賀
俄聞北兵不退駐兵邏之由是知禍未艾也士庶往往
縱酒肉歌呼無久生心秋七月北兵遣唐慶等來使且
曰欲和好成金主當自來好議之末帝託疾臥御榻上

見慶等掉臂上殿不為禮致來旨畢仍有不遜言近侍
皆切齒既歸館餉勞是夕飛虎軍數輩憤慶等無禮且
以為和好終不能成不若殺之快眾心夜中持兵入館
大譟殺慶等館伴使鄂屯安濟庫二人及晝亦死鄂安
濟庫舊作奧屯遲明宰執趨赴館視之軍士露刃詣馬
按出虎今改

前請罪宰相遑遽慰勞之上因赦其罪且加犒賞京師
細民皆驩呼踴躍以為太平識者知其禍不可解矣八
月恒山公武仙提兵自鄧赴京師上命副樞哈希出兵
援之至密縣遇北兵哈希遽退走案金史持嘉哈希傳
屯中牟古城凡三日

歸潛志

卷七

三項家達校

棄輜重馳還與此所云至密縣有異仙兵與北兵轉戰于鄭州之西南會

圖克坦烏登亦提兵東來相遇戰久之由哈希兵不相

接皆敗仙引餘兵南歸烏登亦西走案金史哀宗本紀天興元年二月圖

克坦烏登戰敗死與此所敘提兵東來及西走在八月後者迥異哈希還京師士庶罪

其誤國上不得已廢為民時京師被圍數月倉廩空虛

尚書右丞李蹊坐糧不給下獄已而免死除名擢前戶

部侍郎張師魯為戶部主糧儲事時民間皆言官將搜

百姓糧人情洶洶甚以為憂冬十月果下令自親王宰

相以下皆存三月糧計口留之人三斗餘入官案續通鑑云先

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與此所云人三斗有異隱匿者處死命御史

大夫費摩阿固岱率總知開封府圖克坦伯嘉主之案

克坦伯嘉舊作徒單百家今改其餘朝廷侍從官分領其事凡主者所

往劍戟從焉戶閤人詰不少緩用鐵錐監之石杵震之

城中士庶人不爨以待或搜獲隱匿者械于街雖皇兄

后如家皆不免軍士突入如主驚逃驅繫奴婢使之指

陳所匿京師巨家著姓被罪者甚多總領富察鼎珠尤

酷甚案富察鼎珠舊作蒲察定住今改杖殺無辜數人凶黠輩因之為

奸利由是百姓離心識者知其必亡十二月朝議以食

掃晉志

卷七

六

盡無策末帝親出東征丞相薩布平章巴薩右丞完顏

溫綽案溫綽舊作幹出今改工部尚書權參知政事李蹊樞密院

判官白華近侍局副使李大節左右司郎中完顏進德

張袞總帥圖克坦伯嘉富察古納高顯劉奕皆從上與

太后皇后諸妃別大慟誓以不破敵不歸儀衛蕭然見

者悲愴留參知政事完顏努森樞密副使完顏實訥阿

卜權行尚書省兼樞密事以餘兵守南京上既出遇鞏

州帥完顏呼沙呼提兵轉戰來赴援案完顏呼沙呼舊作完顏忽斜虎今

改因從以東初上疑東面帥李新跋扈有妄言先罷為

兵部侍郎將出密諭二守臣羈繫已而上出二人者以

事召新詣省新疑其見擒縱馬突城門欲出門者止之

新棄馬踰城二人者遽命將追及墮湟水中斬其首時

末帝既出人情愈不安日夜顛望東征之捷俄聞北渡

前鋒方交戰有功取蒲城進取衛州巴薩等望見北兵

遽勸上登舟船南渡從官多攀從不及死于兵而驍將

圖克坦伯嘉高顯劉奕輩初不知上去已而軍士皆散

沒上以餘兵狼狽入歸德杜門京民大恐以為將不救

矣二守臣素庸闇無謀但知閉門自守百姓食盡無以

自生米升直銀二兩貧民往往食人殍死者相望官日載數車出城一夕皆剛食其肉淨盡搢紳士女多行匄于街民間有食其子錦衣寶器不能易米數升人朝出不敢夕歸懼為飢者殺而食平日親族交舊以一飯相避于家又日殺乘騎馬牛自啗至于箱篋鞍韉諸皮物凡可食者皆煮而食之其貴家第宅與夫市中樓館木材皆撤以爨城中觸目皆瓦礫廢區無復向來繁侈矣朝官士庶往往相結攜妻子突出北歸衆謂不久當大潰二年正月末帝遣近侍局使圖克坦色寶等

案圖克坦色寶

舊作徒單入南京取太皇后皇后諸妃嬪赴歸德既出

四喜今改

城與北兵遇復倉皇歸宮于後色寶獨攜其族以去末帝斬之時外圍不解上下如在陷穽中且相繼殍死議者以為上既去國推立皇兄荆王以城降庶可救一城生靈且望不絕完顏氏之祀是亦春秋紀侯大去其國紀季鄙人于齊之義不得已者況北兵中有曹王也朝士皆知莫敢言二守臣但日當以死守衆憤二人無他策思有一豪傑出而為之救士民余夕見左司郎中楊居仁白其事楊云是事固善然孰敢倡者彼二執政亦



原件短缺

9-10

知之而不敢言且不敢爲也二十有一日忽聞執政召在京父老士庶司事詣都堂余同麻革潛衆中以聽二執政立都堂簷外楊居仁諸首領官從焉省掾元好問宣執政所下令告諭且問諸父老便宜完顏努森拱立無語獨完顏實訥阿卜決復申諭以國家至此無可奈何凡有可行當共議且繼以泣涕諸愚叟或陳說細微不至採余語麻革將出而白前事革言莫若以奏說密陳子歸草之吾當共上也余以是退將明日同革獻書其夕頗聞民間稱有一西南崔都尉藥招撫者將起事

壁不往立頗怒之故不得執政一時人望與士大夫退閒者皆以次遷擢臺閣中其除拜無虛日俄立自爲太師尚書令鄭王聞鈞汝間有衆據西山不從命立遣韓鐸帥兵討之鐸中箭死以折希顏知開封府立又封諸內藏庫將以奉北兵亦往往取歸其第又搜選民間寡婦處女亦將以奉北兵然入其家者甚衆又括刷在京金銀命百官分坊陌窮治之貴人富家俱被害陳國夫人王氏末帝姨也素富于財平章巴薩夫人亦富侈右丞李蹊舊以取積聞其妻子皆被榜掠拷訊死立又自

詣軍前求免剽掠又求縱百姓出城挑菜充飢于是人
得出近郊採蓬子窠甜苣菜雜米粒以食又聞京西陳
岡上有野麥甚豐立請百姓往收之立又聚皇族皆入
宮俄遣詣青城皆爲北兵所殺如荆王梁王輩皆預焉
獨太后皇后諸妃嬪宮人北徙百姓初聞皇族當北往
有竄其間者亦被誅軍前又取壬辰諸宰執家屬治罪
爲殺唐慶事故相侯摯亦見殺四月二十日使者發三
教醫匠人等出城北兵縱入大掠立時在城外營中兵
先入立家取其妻妾寶玉輦以出立歸大慟亦不敢誰

何大臣富家多被荼毒死者而三教醫匠人等在青城
側亦被剽奪無遺俄復遣三教人入城許百姓與北兵
市易城中人以所餘金帛易北來米麥食之然多爲北
兵劫取莫敢語余時同諸生復入居八仙館中五月二
十有二日會使者召三教人從以北嗟乎此生何屬親
見國亡至于驚怖勞苦萬狀不可數迺因暇日記憶舊
事漫記于編若夫所傳不真及不見不聞者皆不敢錄

歸潛志卷十一

歸潛志卷十二

元

劉

祁

撰

錄崔立碑事○崔立既變以南京降自負其有救一城
 生靈功謂左司員外郎元裕之曰汝等何時立一石書
 吾狀耶時立國柄入手生殺在一言省庭日流血上下
 震悚諸在位者畏之于是乎有立碑頌功德議數日忽
 一省卒詣余家齋尚書禮房小帖子云首領官召赴禮
 房余初愕然自以布衣不預事不知何謂即往至省門
 外遇麻信之余曰語之信之曰昨日見左司郎中張信

之言鄭王碑事屬我輩作豈其然耶卽同入省禮房
省掾習益甫引見首領官張信之元裕之二人曰今鄭
王以一身救百萬生靈其功德誠可喜今在京官吏父
老欲爲立碑紀其事衆議屬之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
君其無讓余卽辭曰祁輩布衣無職此非所當爲況有
翰林諸公如王丈從之及裕之輩在祁等不敢裕之曰
此事出于衆心且吾曹生自王得之爲之何辭君等無
讓余卽曰吾當見王丈論之裕之曰王論亦如此矣余
卽趨出至學士院見王丈時修撰張子忠應奉張元美

亦在焉余因語其事且曰此實諸公職某等何預焉王
曰此事議久矣蓋以院中人爲之若尙書檄學士院作
非出于在京官吏父老心若自布衣中爲之乃衆欲也
且子未仕在布衣今士民屬子子爲之亦不傷于義也
余于是陰悟諸公自以仕金顯達欲避其名以嫁諸布
衣又念平生爲文今而遇此患難以是知揚子雲劇秦
美新其亦出于不得已耶因遜讓而別連延數日又被
督促知不能辭卽略爲草定付裕之一二日後一省卒
來召云諸宰執召君余不得已赴省途中遇元裕之騎

馬索余因劫以行日拉麻信之俱往初不言碑事止云
省中召王學士諸公會飲余亦陰揣其然既入卽引詣
左參政幕中見參政劉公謙甫舉盃屬吾二人曰大王
碑事衆議煩公等公等成之甚善余與信之俱遜讓曰
不敢已而謙甫出見王丈在焉相與酬酢酒數行日將
入矣余二人告歸裕之曰省門已鎖今夕卽當留宿省
中余輩無如之何已而燭至飲余裕之倡曰鄭王碑文
今夕可畢手也余曰有諸公在諸公爲之王丈謂余曰
此事鄭王已知衆人請太學中名士作子如堅拒使王

知書生輩不肯作是不許其以城降也則銜之刻骨縉
紳俱受禍矣是子以一人累衆也且子有老祖母老母
在堂今一觸其鋒禍及親族何以爲智子熟思之余惟
以非職辭久之且曰余旣爲草定不當諸公意請改命
他人諸公不許促迫甚余知其事無可奈何則曰吾素
不知館閣體今又諸公共議之如諸公避其名但書某
名在諸公後于是裕之引紙落筆草其事王丈又曰此
文姑使裕之作以爲君作又何妨且君集中不載亦可
也余曰裕之作政宜某復何言碑文旣成以示王丈及

余信之欲相商評王丈爲定數字其銘詞則王丈裕之
信之及存余舊數言其碑序全裕之筆也然其文止實
敘事亦無褒刺立言時夜幾四鼓裕之趣曹益甫書之
裕之卽于燭前焚其藁遲明余輩趨去後數日立坐朝
堂諸宰執首領官共獻其文以爲壽遂召余信之等俱
詣立第受官余輩深懼見立俄而諸首領官齎告身三
通以出付余輩曰特賜進士出身因爲余輩賀後聞求
巨石不得省門左舊有宋徽宗時甘靈碑有司取而磨
之工書人張君庸者求書刻方畢北兵入城縱剽余輩

狼狽而出不知其竟能立否也嗟乎諸公本畏立禍不
敢不成其言已而又欲避其名以賣布衣之士余輩不
幸有虛名一旦爲人之所劫欲以死拒之則發諸公嫁
名之機諸公必怒怒而達崔立禍不可測則吾二親何
以自存吾之死所謂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且輕殺吾
身以憂吾親爲大不孝矣況身未祿仕權義之輕重親
莫重焉故余姑隱忍保身爲二親計且其文皆衆筆非
余全文彼欲嫁名于余余安得而辭也今天下士議往
往知裕之所爲且有曹通甫詩楊叔能詞在亦不待余

辯也因書其首尾之詳以誌年少之過空山靜思可以一笑

辯亡○或問金國之所以亡何哉末帝非有桀紂之惡害不及民疆土雖削士馬尚強而遽至不救亦必有說余曰觀金之始取天下過于後魏後唐石晉遼然其所以不能長久者根本不立也當其取遼時誠與後魏初起不殊及取宋責其背約名爲伐罪弔民收徽宗圖書車服褻崇元祐諸正人取蔡京童貫王黼諸奸黨皆以順百姓望由能用遼宋人材如韓侂先劉彥宗韓昉輩

也及得天下其封建廢置政令如前朝典章法度皆出于書生至海陵庶人雖淫暴自強然英銳有大志定官制律令皆可觀又擢用人材將混一天下功雖不成其強至矣世宗天資仁厚善于守成又躬自儉約以養育士庶故大定三十年幾致太平所用多敦厚謹勅之士如石琚輩爲相不煩擾不更張偃息干戈修崇學校議者以爲有漢文景風此所以基明昌承安之盛也宣孝太子最高明絕人讀書喜文欲以變易風俗行中國禮樂如魏孝文天不祚金不卽大位早世章宗聰慧有父

風屬文爲學崇尚儒雅故一時名士輩出大臣執政多有文采學問可取能吏直臣皆得顯用政令修舉文治爛然金朝之盛極矣然文學止于詞章不知講明經術爲保國保民之道以圖基祚久長又頗好浮侈崇建宮闕外戚小人多預政且無志聖賢高躅大臣惟知奉承不敢逆其所好故上下皆無維持長世之策安樂一時此所以啓大安貞祐之弱也衛主苛吝不知人君體不足言已而強敵生邊賊臣得柄外內交病莫敢療理宣宗立于賊手本懦弱無能性頗猜忌懲權臣之禍恒恐

爲人所搖故大臣宿將有罪必除去不貸其遷都大梁可謂失謀向使守關中猶可以數世況南渡之後不能苦心刻意如越王句踐志報會稽之羞但苟安幸存以延歲月由高琪執政後擢用胥吏抑士大夫之氣不得伸文法紛然無興復遠略大臣在位者亦無忘身徇國之人縱有之亦不得馳騁又偏私族類疎外漢人其機密謨謀雖漢相不得預人主以至公治天下其分別如此望羣下盡力難哉故當路者惟知迎合其意謹守簿書而已爲將者但知奉承近侍以偷幸寵無効死之心

倖臣貴戚皆據要職于一時士大夫一有敢言敢爲者皆投置散地此所以啓天興之亡也未帝奪長而立出于愛私雖資不殘酷然以聖智自處少爲黠吏時全所教用術取人雖外示寬宏以取名內實淫縱自肆且諱言過惡喜聽諛言又闇于用人其將相止取從來貴戚雖不殺大臣其驕將多難制不馴況不知大略臨大事輒退怯自沮此所以一遇勅敵而不能振也夫抵金國之政雜用遼宋法令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別漢人且不變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長久向使大定

後宣孝得立盡行中國法明昌承安間復知保守整頓以防後憂南渡之後能內修政令以恢復爲志則其國祚亦未必遽絕也嘗記泰和間有雲中李純甫由小官上書萬言大略以爲此政當有爲日而當路以爲迂闊笑之宴安自處以至土崩瓦解南渡後復有以機會宜急有備爲言者而上下泰然俱不以爲心以至宗廟丘墟家國廢絕此古人所謂何世無奇材而遺之草澤者也

金銀珠玉世人所甚貴及遇凶年則不及菽粟何哉事

有先後勢有緩急也平時富貴之家求一珠玉犀象玩好器物至發粟出帛惟恐其不得將以充其室誇耀于人以自樂者皆是也壬辰歲余在大梁時城久被圍公私乏食米一升至銀二兩餘殍死者相望人視金銀如泥土使用不計士庶之家出具平日珠玉玩好妝具環珮錦繡衣衾日陳于天津橋市中惟博鬻升合米豆以救朝夕嘗記余家一毳袍極緻密鮮完博米八升金釵易牛肉一肩趨售之以是知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誠知其本也古人云薪如桂米如珠豈虛言哉

文章各有體本不可相犯欺故古文不宜蹈襲前人成語當以奇異自強四六宜川前人成語復不宜生澀求異如散文不宜用詩家語詩句不宜用散文言律賦不宜犯散文言散文不犯律賦語皆判然各異如雜用之非惟失體且梗目難通然學者闡于識多混亂交出且互相詆誚不自覺知此弊雖一二名公不免也長于此者必短于彼優于大者或劣于小士君子窮處不能活妻子免飢寒及其得志則兼濟天下使民物皆得所太公困于鼓刀釣魚伊尹躬耕莘野彼豈不能妄

營財利使生理優游耶恥不爲也若夫韓淮陰少年乞食漂母人皆笑嗤及爲將料敵制勝無遺策卒能佐漢祖定天下身享南面之樂豈昔之拙而今之巧耶材有所長志有所不爲也因是以思吾儕今日遭大變遯于窮山荒野中日惟餬口之不給而不免有求于人亦不足怪但恨不能自漁樵親耕稼以自給如古之人耳彼窮居妻子有愠言鄉人賤之交游笑之又何病也理固然也

國家養育人材當如養木彼榘楠豫章之材封植之護持之任其長成一旦可以爲明堂太室之用如或牛羊嚼之斧斤伐之則將憔悴慘淡無生姿或枯槁而死矣又安能有干霄拂雲之勢耶士大夫亦然國家以爵祿尊之以語言使之精神橫出才氣得伸銳于有爲然後得爲用倘繩以文法索過求瑕爲之則有議言之則有罪將括囊袖手相招爲自全計矣國家何賴焉余先君嘗爲言如屏山之才國家能獎養挈提使議論天下事其智識蓋人不可及惟其早年暫欲有爲有言已遭摧折所以中年縱酒無功名心是可爲國家惜也嗚呼自

非堅剛不拔之志超世絕倫之人其遇憂患遭廢絀而不變易者鮮矣哉

傳曰人衆亦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余嘗疑之誠以嚴冬在大厦中獨立慘淡不能久居忽有人自外至共談笑則殊煖燠蓋人氣勝也因是以思謂人勝天亦有此理豈特是哉深冬執爨或厚衣重衾亦不寒夏暑居高樓以冰環坐而加之以扇亦不甚熱大抵有勢力者能不爲造物所欺然所以有勢者亦造物所使也人之生有三樂有志氣之樂有形體之樂有性命之樂

夫事業功名權勢爵位樂志氣也酒色衣食使令車馬樂形體也仁義禮樂忠信孝弟樂性命也雖然事業功名權勢爵位得時者之所有也酒色衣食使令車馬富厚者之所備也惟仁義禮樂忠信孝弟雖不得時不富厚而于我皆具蓋窮士之所有也今吾旣不得時有志氣之樂又不富厚有形體之樂居荒山之中日惟藜藿之爲養其所享無一毫過于人捨性命其何樂哉

士之生于世何其多品耶有爲公卿宰輔以事業功名顯于後代者有雖居下位不得柄用猶能以節義自著

者又有浮沈閭里應物持身但以德善立名者有放浪山林草衣木食以高潔自居者有抒心文史以著述吟諷有聞者又有研精技藝如陰陽醫藥卜筮字畫繒畫以名世者又有縱酒放歌撥棄禮法以樂其形體者又有抑情忘慾鍊身服氣以覲飛昇者要之各從所好且有定數亦安能一其迹耶今吾幼而苦學及于齒壯學雖粗成而未有所遇合窮居草野日惟衣食之不充將爲事業功名而不可得又非居位當言且臨事變可以立節義願服鍊以懶惰不能放縱以拘窒不喜諸技藝

皆非所專心平生以經籍文翰自娛顧後日窮達猶未可知然則獨守吾殘編斷藁者猶未爲癡計也

予生壯年其所歷多矣嘗陪諸舉子進取矣亦嘗偕諸朋友講學矣又嘗視諸農夫耕穫矣又嘗同諸少年嬉遊矣又嘗詣諸王公貴人干謁矣自非上爲卿相行經濟之謀下爲僕吏執奔走之役其于世故無所不涉今而遭值亂離屏居故山之下回思向者之事擾擾膠膠于身初無少異所謂如夢覺如醉醒而不見纖毫形迹以此觀之百年之內亦可以默覺矣而獨區區慮衣食

之不充懼志意之不得而不能樂天知命坎止流行與萬物同始終亦其學之不至也哀哉

三國時士尚權詐其間不爲風俗所移者陳實徐穉魏晉間士尚虛玄其間不爲風俗所移者徐邈卞壺茲數人者以以道德顯或以節行聞或以智量稱或以風義著立身行志卓爾不羣皆豪傑之士也

余嘗觀道藏書見其鍊石服氣以求長生登仙又書符呪水役使鬼神爲人治病除祟且自立名字職位云主管天口而齋醮祈禳則乃能轉禍爲福大抵方士之術

其有無誰能知又觀佛書見談天堂地獄因果輪迴以爲人與禽獸異且有千佛萬聖異世殊劫而以持誦布施則乃生善地大抵西方之教其有無亦誰能知因思吾道天地日月明照山河草木蕃息其間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禮文粲然而治國治家煥有條理賞罰黜陟立見榮枯生死窮通互分得失其明白如此豈有惑人以不可知之事者哉而世之愚俗徒以二氏之詭誕怪異出耳目外則波靡而從之而飲食起居日在吾道中而悟不自知反以爲尋常者良可歎也嗚呼愚俗豈可責

耶而士大夫之高明好異者往往爲所誘不亦悖哉
舉世之人日奔走經營惟以衣食爲事士君子則安閒
樂道不以衣食爲憂舉世之人所畏者飢寒患難死亡
士君子則于飢寒患難死亡無所畏使道義充于中雖
明日飢而死無歉于天地使行不義而動非禮雖貴于
王公富積千金而內以愧于心外以忤于人然則士君
子之所爲所守誠舉世之人所背而馳者也使俗人笑
其迂而議其拙也宜哉

歸潛志卷十二

歸潛志卷十三

元

劉

祁

撰

吾在南方時從父母仕宦家資頗溫而吾則專心于學
生事不一問食未嘗不肉也寢未嘗不帷也出遊未嘗
無車馬也役使未嘗無僮僕也然不知溫飽安逸之味
也今遭喪亂歸故山四壁蕭然日惟生事之見迫食或
旬日無醢醢及一得之則覺其甘寢或終夜無衾裯及
一得之則覺其暖出或徒行無驢及一得之則覺其便
居或汲爨無人及一得之則覺其泰乃知夫溫飽安逸

者世之人亦未易得。雖與向時異，猶不足也。惑矣。因思一時富貴權勢之人生長紈綺中，或不遭患難，摧折至老者，非惟不知稼穡之艱難，流于奢淫，以蠹國病民，抑又不知世間溫飽安逸之正味，爲不少可勝歎哉。吾故以自嘗試者述之，可爲得志者戒。

竊嘗攷自古士風之變，係國家長短存亡。三代以前，其風淳質，修謹不必言。三代以後，世衰道喪，士大夫惟知功利爲上，故爭尚權謀，戰國間游說縱橫之流已而變爲刑名掊克，以法律控持上下，失士庶心，以至焚書坑

儒，毒流四海。漢興，其風稍變，多重厚長者。然其權謀法律者，猶相雜。迨至武帝，天下混同，士風一變，以學問爲上，故爭尚經術文章。一時如公孫弘、董仲舒、二司馬枚乘之徒，出文物大備。元成以來，經術之弊皆尚虛文，而無事業可觀。浮沈委靡，以苟容居位。匡衡貢禹、孔光之流，重以諂諛。故權臣肆志，國隨以絕。東漢之初，人主懲權臣之禍，以法令督責羣臣。羣臣惟知守職奉法，無過失及桓靈之制，朝政淆亂，奸臣擅權，士風激厲，以敢爲敢言相尚。故爭樹名節，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之徒

抗于朝郭泰范滂岑晈張儉之徒議于野國勢雖衰而公議具存猶能使亂臣賊子有所畏忌已而諸豪割據士大夫各欲擇主立功名如荀攸賈詡程昱郭嘉諸葛亮龐統魯肅周瑜之徒爭以智能自効晉初天下既一士無所事惟以談論相高故爭尚虛立王弼何晏倡于前王衍王澄和于後希高名而無實用以至誤天下國家南渡之後非有王導謝安輩稍務事業功名其頽靡亦不可救矣宋齊梁陳惟以文華相尚門地相誇亦不足觀故國祚亦不能久唐興士大夫復以事業功名爲

上貞觀諸人有兩漢風其權謀經術文章名節者錯出間立故唐一代人材最多其扶支國勢亦至三百載及其亂也死節者相望五代之間亦無可取宋初士大夫復馳騁智謀厥後混一其風大變經術文章不減漢唐名節之士繼踵而出大抵崇尚學問以道義爲先故維持國家亦三百載雖遭喪奪尚能奄有偏方大抵天下亂則士大夫多尚權謀智術以功業爲先天下治則士大夫多尚經術文章學問以名節爲上國家存亡長短隨之亦其勢然也

余平生有二樂曰良友曰異書每遇之則欣然忘寢食
蓋良友則從吾講學見吾過失且笑談游宴以忘憂異
書則資吾見聞助吾辭藻屬文著論以有益彼酒色膏
梁如一時浮雲過目竟何所得哉肥醲甘脆世所共珍
使飽而遇之則食如泥土藜藿葵薺世所共賤使飢而
遇之則食如飴糖乃知貧窮之士自樂富貴之人亦有
苦是則我輩區區以空乏爲憂者悖矣

國之不可治猶可以治其家人不能正猶能止其身使
家之齊而身之修雖隱居不仕猶可謂得志故吾嘗曰
雖天下未太平而吾一家獨不可太平乎是誠在我者
也

昔人云借書一癡還書亦一癡故世之士大夫有奇書
多秘之亦有假而不歸者必援此予嘗鄙之以爲君子
惟欲淑諸人有奇書當與朋友共之何至靳藏獨廣己
之聞見果如是量亦狹矣如蔡伯喈之秘論衡亦通人
之一藏非君子所尙不可法也其假而不歸者尤可笑
君子不奪人所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豈有假人物而
不歸之者耶因改曰有書不借爲一癡借書不還又一

癡也

夫詩者本發其喜怒哀樂之情如使人讀之無所感動非詩也予觀後世詩人之詩皆窮極辭藻牽引學問誠美矣然讀之不能動人則亦何貴哉故嘗與亡友王飛伯言唐以前詩在詩至宋則多在長短句今之詩在俗間俚曲也如所謂源土令之類飛伯曰何以知云予曰古人歌詩皆發其心所欲言使人誦之至有泣下者今人之詩惟泥題目事實句法將以新巧取聲名雖得人口稱而動人心者絕少不若俗謠俚曲之見其真情而

反能蕩人血氣也飛伯以爲然

六經中莫難窮者易莫難斷者春秋故予三十而學春秋以其壯而立志也四十而學易以長而多練事也

余祖沂水君嘗訓子孫曰士之立身如素絲然慎不可使黧污少黧污則不得爲完人矣屏山稱之以爲名言其作墓表也亦備載云

老子之書孔子嘗見之矣而未嘗論其是非孟子亦嘗見之矣而未嘗言若莊子與孟子同時其名不容有不相知而亦未嘗有一言相及而孟子所排者楊墨儀秦

何可循校

莊子所論者孔顏曾史至于揚子始論老莊得失韓子則盛排之何哉夫老莊之書孔孟不言其偶然耶其有深意耶揚韓排之其得聖人微意耶其與聖人異見耶文中子一世純儒其著述動作全法聖人雖未能造其域亦可謂賢而有志者遺書在世韓子亦不容不見之而未嘗比數于荀子之列其意以爲無足取耶其偶然耶至李翱則比諸世所傳太公家教以爲無辭而粗有理亦輕之矣司馬君實則論其失而取其長爲作補傳而程伊川則以爲其議論儘高有荀揚道不到處諸公

皆名世大儒而異同如此皆學者所當深究也

司馬君實作文中子補傳怪隋書不爲文中子立傳而其子弟云凝爲御史嘗彈侯君集君集與長孫無忌善以此王氏不得用其修隋史者乃陳叔達魏徵畏忌故不爲立傳君子曰叔達固畏無忌徵豈以畏無忌故掩其師名耶以是爲疑余嘗思使徵輩誠文中子門人其不爲立傳亦自有深意將非以擬師爲聖人欲列于傳恐小之欲援孔子世家之例而隋書無他世家且恐時人議皆不紀以爲其師之名不待史而傳乎如此然未

可知也

余讀書至湯誓湯誥及泰誓牧誓觀湯武伐桀紂之際
諭衆誨師無不以天爲言如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爾
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肆台
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俾
予一人輯寧爾邦家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皇
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
順天厥罪惟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天其以予乂民戎
商必克今商王受自絕于天結怨于民爾其孜孜奉予

一人恭行天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大抵以桀紂爲
惡逆天天絕之我則誅惡救民爲順天且若陰受上天
之命而行者嗟乎聖人之心則天心也天之心則聖人
心也天之所絕聖人則絕之天之所與聖人則與之初
無一毫異有以見聖人以天自處也非徒以天自處其
理誠一也故當時爲聖人者權其輕重計其公私而不
暇顧其君臣之分彼桀紂所行誠順天耶吾則事之誠
逆天耶吾則去之其事其去皆與天合旣去彼而求其
爲天下主者舍己其誰哉故踐位而代之不辭而天下

翕然亦無異議要之所行者天也又豈有歉然于心耶其曰惟有慙德予恐來世以爲口實者懼後之人臣不知天理妄干天位者援以爲例耳亦懼後學之士求其名而遺其實者耳豈真有慙德耶然則後之君子猶以臣伐君爲疑者陋矣彼湯武之心求知于天而不求知于人者可見矣或者曰然則莽操之取漢司馬氏之取魏若以天爲言亦可乎曰不然彼漢魏之政如桀紂乎莽操司馬氏之法如湯武乎有湯武之聖遇桀紂之惡然後可以言受天命不然則徒爲篡逆而已

吾道盛衰自有時吾嘗攷之如循環相乘除也周衰諸侯不禮士至戰國則魏文侯燕昭王輩擁篲築臺卽事焉繼以始皇坑儒之禍漢興藩侯不禮士而光武則安車蒲輪徵聘焉繼有桓靈黨錮之事唐朝士大夫往往爲將相有勢位後有白馬之災宋興內外上下皆儒者顯榮至宣政極矣至于金國士氣遂不振而今日困頓摧頽亦何足怪但我輩適當此運者爲不幸耳雖然窮達一也又何歎也

賢人君子得志可以養天下如不得志天下當共養之

分人以財有時而盡分人以善百世不磨

凡將迎交接之際禮貌語言過則爲諂爲曲不及則爲
亢爲疎所以貴乎得中也如或失中與其諂也寧亢與
其曲也寧疎

張平章萬公父彌學座右銘有云欲求子孫先當積孝
欲求聰明先當積學此至言也

爲善而遇災屯困窘者命也非分也爲惡而遇災屯困
窘者分也非命也爲善而得富貴亨達者分也非命也
爲惡而得富貴亨達者命也非分也命分之理惟識者

能辨之夫慾心不死道心不生若欲安時任命著書立
言發前人所未見成後世之大名惟忘富貴利達外物
可也

寧使敬而疎毋使狎而親人敬而疎不失爲端士人狎
而親恐流而爲小人獨不見冰雪與脂韋乎其所喻可
知

厚于道味者必薄于世味厚于世味者必薄于道味士
君子苟不爲世味所誘何名之不成何節之不立哉士
大夫多爲富貴壞了名節吾嘗爲柳子厚元微之之徒

惜也拚卻死亡貧賤便做出好公事來不然終不能有所立

富貴爵祿世人所共嗜故忘身屈節而徇之惟君子視之爲外物得失付自然苟與世人同安得爲君子求合于聖賢必不合于世俗必欲與世俗合則于聖賢之道遠矣同于古必不同于今苟欲富貴與道義兼寧有是理是則付己之所趨向嗜好又何愠乎貧賤哉以此自思便安

士君子得志可以濟天下不得志不能活一身故子思居時緼袍無裏榮公七十帶索無依近世陳無已妻子常寄婦翁家誠不肯非義而取也

馬援書誠兄子使之效龍伯高無效杜季良所爲則善矣雖然杜季良仇人訟書引援誠爲証竟免官而梁松竇固因之被難梁松由是恨援死後構陷至妻子不敢歸葬若是則彼時戒子姪好論議人長短而不知先以此陷于禍也悲夫

保養乎身勿以壽夭委之天勤儉乎家勿以有無付之命強勉乎政勿以否泰歸諸時忠愛乎君勿以昏明託

諸上此所謂先盡人事後言天道先盡其在己者在人者初不計也定心之法莫善于此

凡事寧失之緩無失之急寧失之不及無失之過急者古人以為病前輩有云優柔和緩又云天下事孰不因忙裏錯了曷嘗令君緩不及事宜深思之

歸潛志卷十三

歸潛志卷十四

元

劉

祁

撰

歸潛堂記

劉子朔方人生于雲中之渾源山水之間髫齡從父祖仕宦大河之南初知誦讀偶屬為童子學少長習時文為科舉計然亦時時閱古今詞章竊讀史書覽古今成敗治亂慨然有功名心未冠計偕試開封禮部中之及廷而絀于是始大發憤以著述自力頗為先達諸公所知又結交當世豪傑未有不與以文字往還者舊有田

淮水之陽春夏在陳視耕穫秋冬必入汴避亂且從諸公講學已而先大夫下世遂經紀家事然讀書爲文未嘗少休閒四方交游來把酒論文談笑連日夕或留之旬月不令去時雖少年未遂其進取心而會友著書亦自樂無歉豈知一旦時移事變流離兵革中生資蕩然僮僕散盡從行惟骨肉數口舊書一囊由銅壺過燕山入武川幾一載始得還鄉里鄉帥高侯爲築室以居所居蓋其故宅之址四面皆見山若南山西岩吾祖舊遊東爲柏山代北名刹西則玉泉龍山山西勝處故朝嵐

火竄千萬狀其雲烟吞吐變化窗戶間門前流水數支每靜夜微風有聲琅琅使人清不寐劉子每居室中焚香一炷置筆硯楮墨几上書數卷偃息嘯歌起望山光尋味道腴爲終日樂雖敝衣惡食不知也間嘗自念生而爲儒忝學聖人之道其平昔所志修身治國平天下窮理盡性至于命進則以斯道濟當時退則以斯道覺後世今當壯歲遭此大變更賴先人之靈得返鄉里幸而有居以自容將默卷靜學以休息其心力況世路方艱未可爲進取謀因榜其堂曰歸潛且以張橫渠東西

二銘書諸壁客有過而詰之曰今吾子生當亂世政英雄奮發之秋大而可以分疆據土奉王命爲諸侯下而可以附雄藩劇鎮馳騁才謀取富貴或如終童請長纓入越羈其士致北闕下以功名著不然當蘇季子司馬長卿以文詞談說于人主六印駟馬耀鄉俗吾子奚獨韜光晦迹甘爲棄物于一時使平日所學眇不見鋒鏃亦鄙陋之甚也劉子曰嘻若亦不聞君子之道乎蓋君子之道以時卷舒得其時而不進爲固失其時而強進爲狂且先顧其內之所有何如亦不在矣外也吾平生

苦學豈將徒老焉顧自鬻自求賢者所恥加之新罹蹇難始欲自修且將掃除吾先祖丘墓果其後日爲時所用亦安肯不致吾君澤吾民如或不然雖終身潛可也易曰龍德而隱遯世無悶傳曰君子若鳳治則見亂則隱吾雖非聖賢亦安敢不學乎若非知吾之志者也客旣去遂書于堂以記之且歌曰南山漠漠兮渾水洋洋桂椒蔥蔚兮松柏青蒼清泉涌其下兮白石皦以如霜兕豹踰伏兮鸞鳳翩其來翔世溷濁而不照兮蹇詆騁夫先路荆榛翳以蒙達兮野從橫其豺虎矧余志之負

迂兮□罕□而疇伍歸歟其潛于南山之下又歌曰潛于農摯之侶兮潛于漁望之徒兮顧惟不肖豈敢與俱兮惟茲一堂有琴有書兮學其所不知求進于聖途兮潛乎潛乎亦可以為娛兮嘻

麻信之遊龍山記

案此首以後係祁附錄他人所作

余生中條王官五老之下長侍先人西觀太華迤邐東游洛因避地家焉如女几烏權白馬諸峯固已厭登飽經窮極幽深矣革代以來自雁門踰代嶺之北風壤陡異多山而阻色往往如死灰草木亦無容嘗切慨歎南

北之分何限此一嶺地脈遽斷絕不相屬如是耶越既留滯居延吾友渾源劉京叔嘗以詩來盛稱其鄉泉石林麓之勝渾源實居代北余始而疑之雖然吾友著書立言斬信于天下後世者必非誇言之也獨恨未嘗一游焉今年夏因赴試武川歸道渾水修謁于玉峯先生魏公公野服肅然見余于前軒語未周浹驟及是邦諸山若南山若柏山業已游矣惟龍山為絕勝姑缺茲以須諸文士同之子幸來殊可喜乃選日為具且拉諸賓友騎自治城西南行十餘里抵山下山無麓乍入谷未

有奇沿溪曲折行數里草木漸秀潤山竦出嶄然露芒
角水聲鏘然鳴兩峯間心始異之又盤山行十許里四
山忽合若拱而提環而衛者嘉禾奇莽被之葱蒨醲郁
風自木杪起紛披震蕩山與木若相顧而墜者使人神
駭目眩又行數里得泉之泓澄渟滄者焉洑出石罅激
而爲迅流者焉陰木蔭其顛幽草繚其趾賓欲休咸曰
莫此地爲宜卽下馬披草踞石列坐諸生淪觴以進酒
數行客有指其西大石曰此可識因命余余乃提筆書
凡游者名氏及游之歲月而去又行十許里大抵一峰

一盤一溪一曲山勢益奇峭樹林益多杉檜栝柏而無
他凡木也溪花種種金間玉錯芬香入鼻幽遠可愛木
蘿松鬣胷人衣袖又縈紆行數里得岡之高遽涉而上
馬力殆不能勝行茂林下又五里兩嶺若岐中得浮屠
氏之居曰大雲寺有僧數輩來迎延入館于寺之東軒
林巒樹石櫛比楯立皆在几席之下憩過午謁主僧英
公相與步西嶺過文殊巖巖前長杉數本挺立有磴懸
焉下瞰無底之壑危峰怪石噴吼巧鬪試一臨之毛骨
森豎南望五臺諸峰若相聯絡無間斷西北而望峰豁

而川明村墟井邑隱約微茫如奕局然徜徉者久之資緣入西方丈觀故侯同知運使雷君詩石及京叔諸人留題迴乃徑北嶺登萱草坡蓋龍山絕頂也嶺勢峻絕無路可躋步草而往深弱且滑甚攀條捫蘿疲極乃得登四望羣木皆翠杉蒼檜凌雲千尺與山無窮此龍山勝概之大全也降乃復坐文殊巖下置酒小酌日既入輕烟浮雲與暄色會少焉月出寒陰微明散布石上松楸翛然自萬壑來客皆悚視寂聽覺境愈清思愈遠已而相與言曰世有樂乎此者歟酒醺談辯蜂起各主其

家山爲勝如郭主太華劉主茲余主王官五老更嘲迭難不少屈玉峯坐上坐亦怡然一笑詩所謂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者政如是也至二鼓乃歸臥東軒明旦復來各有詩識于石迨午飯主僧丈室已乃循嶺而東徑甚微木甚茂密僅乃通馬行又五里至玉泉寺山勢漸頗隘樹林漸稀闊顧非龍山比寺西峯曰望景臺險甚主僧道客以登歷嶽崑坐盤石其傍諸峯羅列或偃或立或將仆墜或屬而合或離而分賈奇獻異不一狀北望川口最寬肆金城原野分畫條列歷歷可數桑乾一水

紆繞如玦觀覽曠達此玉泉勝處也從此歸路嶮不可騎皆步而下重谿峻嶺愈出愈奇抵暮乃得平地宿李氏山家臥念茲游之富與夫昔所經見而不能寐若太華之雄尊五老之巧秀女几之婉妍烏權白馬之端重茲山固無之至于奧密淵邃樹林蒼蔚繁阜不一覽而得則茲山亦豈可少哉人之情大抵得于此而遺于彼用于所見而不用于所未見此通患也今中書令湛然公紀西域事稱金山之秀李子微貽友書論和林之勝有過于中州者不知天壤間六合之內復有幾龍山也

因觀山于是乎有得徒以文思淺狹且游之亟無以盡發山水之秘異時當同二三友幅巾藜杖于于而行遇佳處輒留更以筆札自隨隨得隨紀庶幾茲山之髣髴云己亥歲七夕後三日王官麻革爲之記

寂通居士陳時可秀玉歸潛堂銘并序

潛之爲言隱也古之所謂隱君子者無江海而閒不山林而幽蓋藏器待時樂天知命不潛而潛者也吾京叔之文之行有不可掩者而以歸潛名所居堂第恐欲潛而不得耳且吾聞之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

語應處而出非道應出而處亦非道語默何異哉夫魚不厭深矣龍德則不然升潛以其時孔子聖之時者也乃所願則學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其論逸民則曰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良止也聖人象是卦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莊周陽擠陰助者也至其舉養生之道亦引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豈有吾聖門弟子反轉于潛之一字者耶京叔以書求銘老夫告京叔能勿忘乎謹為銘曰

仲尼駐車蟻立漿宜僚陸沈于其旁夫妻臣妾登屋梁季路往視渠以亡但見虛室依頽牆古人潛德不欲出那用此字書其堂况君年甫三十強撐腸挂腹經傳香文氣渾爾詩筆昌戶外屨滿名飛揚吾恐自此饒薦章遠來乞銘何可當拈出聖語吾願長用之則行舍則藏無入而藏出而陽得時忌作天際翔勿以深眇賢庚桑歸歎歸歎且和光銘哉銘哉幸無忘

詩案此係祁彙錄他人投贈之作而未首輓詩則又後人所錄附

定庵老人吳章德明

城上棲烏尾畢逋歸來小隱與時俱高山流水誰同聽
明月清風德不孤富貴于人直暫熱文章照世定爲娛
廟堂一旦求遺逸只恐終南是仕塗

定齋居士李獻卿歛止

落落奇男子生有四方志萬言長策六鈞弓三尺太阿
秋水似不喜雕蟲技不作兒女悲長安市上曾縱酒奴
命五陵年少兒龍荒萬里期一掃踏碎輪臺磧西島便
調金鼎佑無爲鳳池坐數汾陽考世無禮樂二百年追
蹤直擬三代前嘉生叶氣越唐舞坐冷米斗三四錢誰

知天地遽翻覆滄海橫流陷平陸又如烈火焚昆山孰
辨頑石與真玉平生事業安用爲攜家徑走南山陞布
衣糲食混魚釣妻孥粗足常熙熙數椽茅屋門橫水盡
著光陰文字裏有時俯仰塵土間擾攘干戈如鬪蟻我
有一言君試聽乾坤萬古真郵亭但覺定宇天光發區
區世間富及貴何異螺贏與螟蛉

河東白華文舉集句

天其未厭卯金刀池上于今有鳳毛有才不肯學干謁
便入林泉真自豪衣如飛鶉馬如狗野飯盈盤厭葱韭

仰天大笑出門去桃李春風一盃酒列卿太史尚書郎
五更待漏靴滿霜何如一身無四壁醉踏殘花屐齒香
人物尤難到今世浮雲柳絮如根蒂不須辛苦上龍門
秋水寒沙魚得計

西崗呂大鵬鵬舉

擾擾人間世熒熒風燭光誰能逃厄數況復入吾鄉嵐
秀充朝餒冰絃響夜堂堂中幽獨否昆季足徜徉

太原元好問裕之

南山老桂幾枝分翰墨風流屬兩君共說人間似歆向

爭教茅屋著機雲備嘗險阻聊乘化力戰紛華又策勛
却恐聲光埋不得皇天久矣付斯文

王官麻革信之

逃淵魚深處避弋鴻冥飛古來賢達士亦復咏采薇南
山先廬在兵塵悵睽違山空無人居惟見草木肥翩然
千年鶴一朝復來歸新築臨渾水行徑窈以微清流鳴
前除白雲入晨扉迴頭陵谷遷萬事倏已非著書入理
奧得句窮天機前路政自迫此道尚可幾殷勤抱中璧
龜勉留餘暉第恐遯世志還負習隱譏永懷泉石上一

觴與君揮惜無凌風翰遐舉非所希

又

塵土悠悠浣客襟一堂千古入幽潛喧無車馬雲迎戶
靜有琴書月掛簷渾水清冷通竹過南山蒼翠與天兼
遙知吟嘯同雲弟剩有新詩灑壁縑

仰山性英粹中

二陸歸來樂有真一堂棲隱靜無塵詩書足以教稚子
雞黍猶能勞故人瑟瑟松風三徑晚濛濛細雨滿城春
因君益覺行蹤拙又爲浮名繫此身

東城李微子微

滄海成田後攜家返故鄉披榛尋舊址借力構新堂山
給窻扉翠泉供枕簟涼故田依渾水別業勝淮陽侍御
遺風在南山慶派長芝蘭宜並秀鴻雁自成行經史胸
中業龍蛇筆下章行當依日月寧久事耕桑尚父終辭
渭阿衡定佐商飛潛無定跡易道箇中藏

析津李惟寅舜臣

浩浩干戈裏憐君遂隱居雲蒸秋簟冷月落夜窻虛歲
月盃中物生涯几上書潛中有真趣吾亦愛吾廬

歸潛志 卷之四
地僻心偏遠人閒物自幽功名真做屣軒冕等浮漚野
鳥從喧寂山雲自去留一盃濁酒外萬事付休休

蒲城薛玄微之

肯講茅堂養道真滿前俗事罷紛紜磻溪夜釣波心月
汾曲春耕隴上雲長笑熊羆勞應夢肯教猿鶴怨移文
斬新傳得安心法萬壑松風枕上聞

犇走紅塵二十年歸來參破淨名禪忙開菊徑成嘉遯
靜閉柴門草太玄千嶂雲嵐真輞谷一車風月小壺天
早時若用商巖雨應遍齊州九點烟

故山泉石隱棲遲緯國才名恐四馳節信情高方著論
淵明心遠更能詩素琴黃卷真餘樂明月清風忽老時
只恐葛龍潛不定一聲雷雨躍天池

金城蘭光庭仲文

幾年蹤跡寄兵塵且喜歸家見在身滿眼雲山猶可隱
一庭松菊未全貧定慚巧宦盧藏用却愛成名鄭子真
祇恐池中非久處佇看雷雨起天津

漁陽趙著光祖

萬里烟埃氣尙炎秋風攜手賦歸潛當時北望長勞夢

今日南山副具瞻鴻雁不飛閒
口月鶴鴿無語靜依簷
遙思二陸猶如此自愧區區未屬厭

河東張緯緯文

結廬高隱謝塵埃浩氣元從道學來
北闕雲烟無夢到南山草木覺春迴
四時風月供吟筆萬古乾坤入酒盃
却恐漢庭須羽翼鶴書未許老巖隈

太原高鳴雄飛

高情謝氛盞歸隱南山隈頽然一茅屋
瀟灑無纖埃勝概紛滿前懷抱長好開
舒嘯野雲亂浩歌空翠來瑤花

晚夕靜相對揮清杯天虛風露下幽興何悠哉
回首區中人擾擾良可哀

黃鵠入寥廓能性何能馴英英劉處士天子不得臣
臥老草堂月吟盡南山春野飯足藜藿幽蘭充佩紉一杯
石上酒靜見天地春萬慮此都寂孰知名與身靈運臥
岩幽子陵釣渚濱神超物不違異世等達人我無玄豹
姿亦欲事隱淪空歌紫芝曲早晚由東鄰

邢臺劉德淵道

南國堂堂二鳳雛年來歸隱舊茅廬
四圍山水境何勝

一室琴書樂有餘長嘯松林月明夜行吟菜圃雨晴初
荒蕪庭院人休諳天下終期一掃除

洛水劉肅才卿

屠龍破千金夢覺人已非二陸不可作故山歸采薇江
湖鴻雁樂原隰鶴鴿飛惆悵朱門客思歸不得歸

龍江張仲經

羸驂短僕行夷猶西京才子云二劉荒山窮僻厭岑寂
長裾遍謁東諸侯手中雖無丈八矛胸蟠河圖與天球
有時吐出作靈瑞坐令宇縣還殷周憶昨長鯨吞古汴

千里還家異鄉縣築堂故址號歸潛要使新詩走羣
方今河朔藩鎮雄衣冠往往羅其中兩賢胡爲獨不出
埋光確彩爲冥鴻朝亦潛暮亦潛東山不起吾何瞻山
中爲問誰相識白鳥孤雲自入簾

燕山張師魯明道

岐路荆榛萬里夷丈夫出處不磷緇莫誇荀氏八龍集
且羨陸家雙鳳儀塵世浪隨春夏改寸心惟有鬼神知
蒲團澤几爐烟靜臥讀黃庭樂聖基

東明張特立文舉

陵遷谷變海波翻築室渠能返故村夜雨對牀閒練句
春風滿座共開樽却無北闕功名想且喜南山氣象存
才大到頭潛不得已傳華萼出蓬門

山東勾龍瀛英孺

世路艱難已飽經歸來一室晦虛名任他滄海掀天惡
喜我南山照眼明雲氣冷侵吟硯潤棗華香汎酒杯清
故園未遂歸休志慚愧劉家好弟兄

追輓歸潛劉先生

王惲

我自髭髥屢拜公執經親爲發顛蒙道從伊洛傳心事

文擅韓歐振古風四海南山青未了一丘涓水恨何窮
泫然不爲山陽笛老屋吟看落月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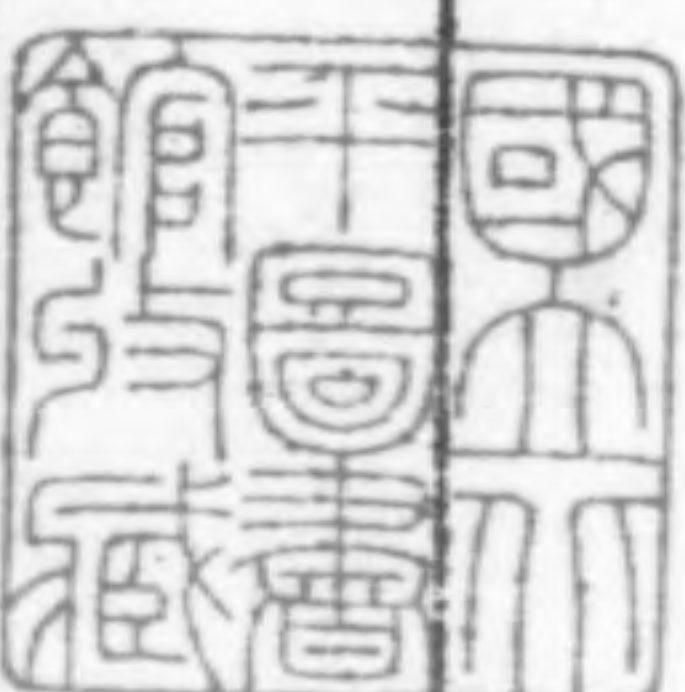
歸潛志卷十四

歸潛志原跋

孫正憲公之孫諧和伯其字者來訪余曰鄉先生劉神川宏博衍大之士倡明道學會金亂投迹于趙楊雷李諸子之間厭服名議守素不仕以衛中州之氣文章議論一出于正遭亂後于鄉有居以自容扁曰歸潛默然靜學以休息其心意抱志未施而沒生平述作既多其弟歸愚以嘗編類就帙曰神川遜士文集廿二卷鈔木于世先君文莊公鄉序後進嘗收先生所著歸潛志十四卷藏于家蓋其言論談笑時事見聞戒勸規鑒足以

備采擇之錄諸欲繡梓以垂其名于不朽噫神川一代
偉人世爲賢獻之門其所志窮理盡性以至于命進則
以斯道濟當時退則以斯道覺後世以永聖脈一時士
大夫尊師之人文之盛實所賴焉孟子謂君子所以教
有成德者有達材者有私淑者神川私淑之徒成德達
材彬彬輩出是身雖沒而道不沒也道寄于文文傳于
世世傳其文卽傳其名矣夫何憾茲嗟世道升降人物
盛衰遼金之間殆數百年太史宜有論載而舊文闕逸
後有述者可無攷訂于斯耶先生諱祁字京叔渾源人

神川其自號也至大辛亥夏五月盧龍趙穆識其後



國



3